

周宪 著

From Literary Discipline to
Cultural Critique

译林出版社

从文学规训
到文化批判



From Chinese Philosophy to
Western Culture
by David S. Niv

陈其南

从文化批判
到文化建构

陈其南

从文学规训 到文化批判

周
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文学规训到文化批判/周宪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447-4595-6

I. ①从… II. ①周…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4343号

书 名	从文学规训到文化批判
作 者	周 宪
责任编辑	陈 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
插 页	4
字 数	375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95-6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题分类

美学与艺术理论

“剪不断理还乱”的艺术边界
美学的危机或复兴？
论艺术的哲学意味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现代美学和艺术科学方法论考察之一
艺术独创性与主体审美心理

审美现代性研究

艺术的自主性：一个现代性问题
艺术世界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审美现代性的三个矛盾命题
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
文化的分化与“去分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分析

文化研究

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景观变迁
“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
审美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变异：谈高雅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
当前的文化困境与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

文学理论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

文学与认同

从小叙事进入当代文学史

屈原与中国文人的悲剧性

文学创作与焦虑体验

试论文学表现崇高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

罗兰·巴特的中国“脸谱”

布莱希特的诱惑与我们的“误读”

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式

访谈

从文学到视觉文化

社会关怀与治学之路

全球化与现代化

笔谈：对话

现代性的坎坷生活

现代性：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自序

当代生活日益多元化,新的生活方式层出不穷。从“北漂族”到“屌丝族”,各式生活斑斓杂陈。相较起来,学者的生存方式似乎有点单纯甚至刻板,我想,大致可用三个词来概括:读书、写书和教书。总之,一切围绕书展开。

读书不用多说,无论一个人身处哪个领域,前人已积累了无数的知识财富——卷帙浩繁的书籍文献。只要踏入任一领域并以学术为志业,那就意味着有读不完的书。记得一位亦师亦友的老师,每次碰见我总是重复一句话:“书是读不完的,也是写不完的,悠着点!”此话真矣!但是,面对当今知识生产爆炸性的发展,别说追逐潮流了,就是不想落伍跟上趟,尚需阅读大量书籍文献。人文学科的研究不仅要翻检各种新老文献广泛阅读,而且还要聚焦于挖掘式的细读。晚近各高校都在探索文科博士资格考试的模式,简便易行的做法就是采用国外的通行做法,考察博士候选人阅读基本文献的情况。由此可见,系统研读已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过去我们常用“喝墨水”多少来形容一个学者的修养,读书多少不啻是一个学者学识深浅的标志。也许是自幼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算是一个超爱读书的人。上大学时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懵里懵懂地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读书更是需天天操练的功夫。于是,读书成了我的生活方式!读书有各种各样的情境,在我看来,最惬意的读书情境是夜深人静时独自一人,在书房一隅,捧着一本书细读慢品,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每每读到会心处,或拍案叫绝,或陷入长考,或奋笔疾书写下感悟。古人说得好,读书乃人生一大乐趣!随着科技进步,读书人的读书方式也在经历深刻转型。从读纸质书到电子阅读,速读和碎片化阅读正在取代传统阅读,

真不知电子阅读会对我们产生何种影响。

读书是一种吸纳,读多了自然会萌生想法,接下来写作便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写书遂成为读书之合乎逻辑的结果,读书人也就成了写书人。笛卡尔有名言曰:“我思故我在”,对一个人文学者来说,或许我们有理由把这一名言改成“我写故我在”。作为一个学者,书写当是一个证明自己思考与存在的基本方式。自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被”闯入学界以来,陆陆续续写下了不少文字。结集在此的这本论文集,二十五篇文章主题庞杂,大抵揭示了我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仔细盘点,这些论文时间跨度有三十年之多。从大学时代的处女作(1981),到最近的一篇文章(2013),这三十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学术均发生了巨大转变,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上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其间,我也经历了“而立”、“不惑”、“知天命”的人生诸阶段,奔向“耳顺”期。我从一个热爱文艺的青年人,成为大学里的“老教师”了。编辑这个文集使我有了一次重温自己读书、写书和教书经历的机会。本书诸篇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专题:文学理论、美学理论、现代性研究和文化研究。这四个专题表面看来似各自独立,各有其历史传统和知识谱系,但彼此间却也相互关联。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是我一以贯之的学术兴趣,而现代性研究和文化研究则是晚近的学术兴趣。

读书和写书看起来比较私人化,一个人待在书斋里便可完成;教书则是另一回事,更像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像是一个人在公共舞台上的表演。教书这个说法很宽泛,但对人文学科来说,教书真的与读书和写书难解难分。比如,要开设任何一门课程,少不了做大量准备工作,于是,读书和写书便成为教书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我以为,大学老师的幸事之一,就在于他的科研写作常常与其教学密切相关。刊行于此的许多篇什,曾作为不同课程的教学材料在课堂上使用过。这些文章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但是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也是课堂教学中使用的素材。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课堂教学的激发,没有课堂上学生们的积极回应,许多文章是不可能面世的。这让我又一次体会到教师这个职业的优长,他或她有机会在课堂上操练自己思考,并从学生的各式回应中得到启示和提升。所以说,“教学相长”绝对是教书的门道。

读书、写书和教书,是三位一体的行为,它们又对应着另外三种主

体角色:读者、作者和教师。我想,这六个概念整合起来,也就道出了人文学者的生存方式。不知此一说法是否能得到有同样经历的学者们的认同?

是为序。

2013年8月初于酷暑中的古城金陵

目 录

自 序.....	1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1
“剪不断理还乱”的艺术边界	16
美学的危机或复兴?	30
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景观变迁	44
罗兰·巴特的中国“脸谱”	57
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	69
“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83
文学与认同	93
“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	107
艺术的自主性:	
一个现代性问题	121
艺术世界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137
审美现代性的三个矛盾命题	159
从小叙事进入当代文学史	172
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	
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	179
现代性的张力:	
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	188
布莱希特的诱惑与我们的“误读”	202
文化的分化与“去分化”: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分析	224
屈原与中国文人的悲剧性	245
审美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变异:	
谈高雅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	259
当前的文化困境与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	271
文学创作与焦虑体验	286

论艺术的哲学意味	298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	
现代美学和艺术科学方法论考察之一	316
艺术独创性与主体审美心理	331
试论文学表现崇高	340

附录：访谈

从文学到视觉文化	351
社会关怀与治学之路	360
全球化与现代化	369
笔谈：对话	384
现代性的坎坷生活	394
现代性：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401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①

一、法国理论的话语转向

“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是一个时下流行的英语短语。尽管不同的人提及它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英语世界频繁使用这一短语,似乎包含了某些共识性的看法。^②詹姆逊早就明确提到“法国理论”,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国理论与德国理论相结合后的重新改写。^③伊格尔顿在其著作中对“理论”一词的用法,也倾向于意指“法国理论”。晚近他哀叹“理论”的衰落,大体上就是指“法国理论”已风光不再。^④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当“法国理论”这个短语频见于英语世界的学术文献时,法国人似并无此说法。这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吧。

按照英语世界的通常理解,所谓的“法国理论”,是指“云集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名下的那些思想家及其著述:诸如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拉康、福柯、德勒兹、南希和利奥塔”。^⑤其主要特征如巴特的传神说法,“理论”意味着“某种断裂,某种激增的碎片特性,……它是一场旨在劈开西方符号的战斗”,“随着能指的支配,理论在不断地消解着所指”。^⑥据此,美国学者布莱克曼认为,法国理论的倾向很是鲜明,那就是排除种种“呈现为独断论、本原、决定论以及拒不承认多元性”的理论,并以话语、差异、他性、去中心化、缺场和不确定性概

① 原文参见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② 参见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③ Fredrick Jameson, *The Cultural Turn*, London: Verso, 1998, p.3.

④ 参见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2003, p.1.

⑤ Warren Breckman, “Times of Theory: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French The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71, no.3 (July 2010), pp.339—340.

⑥ Ibid., p.340.

念,来对抗普遍主义、本原、在场、根基论、神学和元叙述,这些俨然已成为“法国理论”的标记。^①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理论所发明的一系列概念中,布莱克曼把“话语”作为“法国理论”的首要概念,这绝非偶然!

本文要讨论的是“法国理论”中的话语论。就我的理解而言,大抵可以把话语视作“法国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把话语论视为法国理论最有影响的一种学说。虽然并非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法国理论家们都赞同或使用这一概念,但绝大多数法国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分有或倾向于这一理论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话语论阐述得最精到的要数法国哲学家福柯,影响最大者也非他莫属。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深入探究了话语形成的种种机制,建构了一个系统地用于历史分析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按照他的界定,“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②通过陈述,符号把主体、陈述对象以及更多的陈述关联起来了。因此,话语不只涉及内容或表征(representation)的符号,而且被视为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福柯坚信,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所做的事却远比运用符号指称事物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是无法还原为语言的。其实,话语论要揭示和描述的正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③简单地说,它们就是福柯所说的“系统形成的话语谈论之对象的实践”。福柯的理论一出,这一想法被他的诸多信徒大肆发挥,形成了历史、哲学、美学、社会理论等领域中种种激进的话语分析思潮。照我的看法,话语论最诱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普遍解释力和独特视角,它可以有效地解析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类使用符号的话语实践(或用巴特的术语,表意实践)。模仿海德格尔的“人生在世”概念,我们可以臆造一个福柯式的表述:“人在话语中。”

在福柯的历史考察中,话语分析的关键环节是“话语的形成”(formation of discourse)。他关心的与其说是谁在说话的话语主体,不如说是更关心怎么说和为何这么说的话语规则。在《何谓作者?》一文中,福柯挑战了笛卡尔意义上自主反思主体式的“作者”概念,明确指出任何人的言说和书写都无一例外地深受“话语形成”的规则支

① Warren Breckman, "Times of Theory: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French The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71, no.3 (July 2010), p.340.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121.

③ Ibid., p. 54.

配。所以,从话语论来考量,任何作者都不过是在履行某种“作者—功能”。^①在话语形成的历史分析中,福柯着力于搞清话语的对象、陈述、概念与主题选择等是如何进行的,它们的顺序、对应、位置、功能和转换是怎样发生的,进而揭橥隐藏其后的权力—知识共生关系。^②在其著名的法兰西公学就职演讲中,福柯特别分析了“排斥”和“分类”等话语形成规则,指出由这些规则所形成的“言语惯例”、“话语圈”和“信仰群体”等如何规训人们的话语。^③

福柯之后,话语论大行其道,其理论观念和方法被广泛用于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等任何领域,以至于有学者相信,当代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话语转向”(the discursive turn)。正是在此“转向”中,法国理论(特别是话语论)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思潮。霍尔准确地概括了这一转向的重要性:

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亦即一系列(或型构)观念、形象和实践,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我们对于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的述说,以及我们与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它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话语的”这个概念已成为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指涉意义、表征和文化所由构成的任何路径。^④

话语转向的重要性还可以用法国理论本身来加以描述,比如下面两个著名的判断,一个来自德里达,所谓“一切均在文本中”(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⑤另一个来自后人总结的福柯式判断,亦即

①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86, pp.138—147.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89, p.41.

③ 参见Michel Foucault,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in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p.6.

⑤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63.

“一切均在话语中”(nothing exists outside of discourse)。^①此外,利奥塔关于知识源于“叙述”(narrative)的后现代理论,亦与话语论有某种“家族相似”的谱系学关系。^②

今天,我们只消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文献稍加翻检,就可以清楚瞥见话语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几乎可以这么来表述,当代各式激进理论,无论是意识形态论或文化领导权理论,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或动物理论或生态批评,都明显地受到福柯话语论的不同程度影响。举女性主义理论为例,其核心观念是断言女性气质甚至女人的社会性别不是天生的,是通过话语实践(表意实践或述行行为)而被社会地或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德·劳雷蒂(Teresa de Laureti)说得好:“社会性别(gender)最好被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意义系统,它依据社会价值和等级把生物上的性别与文化的内容关联起来。”^③巴特勒(Judith Butler)说得更激进:“社会性别不应被看作只是在预先给定的生物性别上所作的文化印记。……性别必定也意指某种生产机制,由此两性就被确立起来了。”^④这“某种生产机制”就是指话语实践。同样的原理亦可用于社会和其他方面,从身份认同到想象的共同体,到东方主义,甚至到人对自然美欣赏的“风景如画”式的审美判断等。由此说福柯的话语论深刻影响了当代哲学、社会理论、文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怎么都不为过。话语论与其他激进理论混合,又与西马思潮纠结互动,衍生出许多颇有影响的观念和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福柯话语论强有力的回声。举个例子来说,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界说,明显受到了福柯话语论的启发,或者说,他试图把话语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分析结合起来了。请看他对意识形态的界说:

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的、普遍化的过程。通过设置

① 参见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ff.44.

②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Teresa de Laureti, *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7, p.5.

④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7.

一套复杂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有争议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呈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了。^①

这里,伊格尔顿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形成(亦即话语的形成),是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正是经由这样的话语手段,原本是人为的、特定群体的和有争议的思想观念,就被看作是自然的、普遍的和必然如此的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与福柯话语形成的分析颇多共同点,只不过在福柯那里称之为话语,而在伊格尔顿那里则称作意识形态而已。^②

同理,历史研究中近来很有市场的“发明的传统”论,虽然并未使用话语范畴,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它不过是话语论在历史传统研究中的另一种翻版而已。依据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看法,传统是一整套形式化和仪式化过程,旨在和过去建立某种关联。依据这一理论,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或必然如此地留给后人的,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使用传统的材料,进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传统。作为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复杂语言(亦即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传统一定是经由后人不断“发明”而生产出来的。传统对今天的意义,就是根据当下的现实需要来建构一套复杂的话语和程序。霍布斯鲍姆写道: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套通常已经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性,试图通过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须暗合与过去的连续性。……“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为人为的。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

① Terry Eagleton, “Ideology”, in Stephen Regan ed., *The Eaglet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236.

② 另一个有趣且相近的例子是,伊格尔顿曾经和布尔迪厄讨论过意识形态问题,伊格尔顿所说的意识形态,布尔迪厄却说是符号活动,后者有意回避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布尔迪厄说道:“我曾试图用‘符号控制’、‘符号权力’、‘符号暴力’一类的概念代替意识形态的概念。”见布尔迪厄和伊格尔顿:《信念与普通生活:一次访谈录》,齐泽克主编:《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0页。

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①

照此推理，传统最终不过是一套人为“发明”的话语程序，旨在建构当下人与过去关联的合法性。更进一步，新历史主义者怀特（Hayden White）更极端地把历史看作是一种话语的操演，他虔信历史就是一种叙述，就像小说家叙述历史故事一样，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对过去做“故事新编”。因此，历史研究有赖于史学家如何来编写和叙述故事，进而凸显历史事件的不同意义。^②

诸如此类的理论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彻底撼动了许多传统观念。在话语论的不断拷问下，许多原先确信无疑的看法如今变得值得怀疑了。

二、话语论与建构主义

毫无疑问，福柯的话语论揭示了社会、文化中权力和知识隐而不现的共生关系。这一理论强调，话语总是以“真理”或“知识”的名义来运作，通过某种“求真意志”（will to truth）或“求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的诉求，驱使人们在其表意实践中去追求真知，但它却掩盖了人的话语实践中权力对人的规训。基于福柯的话语论，既不存在什么纯粹客观或中立的知识，也没有什么自然朴素的认识，一切知识最终都是话语实践中隐而不现的权力和知识的共谋。主体对社会和文化甚至自我的认知，说到底也都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照此逻辑得出的结论是，话语最终决定了我们如何认识社会、文化和我们自身，决定了我们想看什么和能看到什么。一句话，作为现实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不只是运用语言来传达什么意义，而是深蕴了隐而不现的强大建构力量。是话语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是话语建构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是话语建构了我们主体自身。所以，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信条“人生在世”，改换成话语论的“人在话语中”，也就是合乎逻辑的。

① 霍布斯鲍姆、兰格主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② 参见Hayden White,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